

飞越好莱坞 迈克·麦德沃的电影人生

YOU'RE ONLY AS GOOD AS YOUR NEXT ONE: 100 Great Films, 100 Good Films, and 100 for Which I Should Be Shot

迈克·麦德沃

Mike Medavoy

乔希·扬

Josh Young

于帆 王琼◎译

他是叱咤好莱坞的“上海人”
他是奥斯卡之夜的座上宾
他是发掘诸多巨星的电影大亨
他是见解独到的总统媒体顾问
传奇制片人的燃情岁月，揭开好莱坞影史背后的故事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飞越好莱坞 迈克·麦德沃的电影人生

YOU'RE ONLY AS GOOD AS YOUR NEXT ONE: 100 Great Films, 100 Good Films, and 100 for Which I Should Be Shot

迈克·麦德沃
Mike Medavoy

乔希·扬
Josh Young

于帆 王琼◎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越好莱坞/(美)麦德沃,(美)扬著;于帆,王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5

书名原文: You're Only as Good as Your Next One: 100 Great Films, 100 Good Films, and 100 for Which I Should Be Shot

ISBN 978-7-5086-1935-4

I. 飞… II. ①麦… ②扬… ③于… ④王… III. 麦德沃, M. —生平事迹 IV. 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31329 号

You're Only as Good as Your Next One: 100 Great Films, 100 Good Films, and 100 for Which I Should Be Shot by Mike Medavoy and Josh Young.

Copyright © 2002 by Mike Medavoy and Josh You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ke Medavoy and Josh Young c/o the Literary Group International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飞越好莱坞

FEIYUE HAOLAIWU

著 者: [美] 迈克·麦德沃 乔希·扬

译 者: 于 帆 王 琼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插 页: 8

印 张: 22.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1740

书 号: ISBN 978-7-5086-1935-4/K · 149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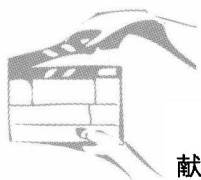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献给我的妻子艾琳娜，她证明了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言不虚：一名优秀的女人可以给你一份美丽的人生。

也献给我的儿子布莱恩和尼克、我的姐姐罗尼、我过世的岳母玛格丽特，还有我的父母迈克和多拉。

本书获得的赞誉

这是我读过的好莱坞最棒的书！

美国CNN主持人 拉里·金 (Larry King)

一本令人惊奇的佳作。

《纽约邮报》 莉斯·史密斯 (Liz Smith)

一部坦诚、生动的权威之作。

《人物》杂志 马克·奥唐奈 (Mark O'Donnell)

本书揭示了制片公司主管的心路历程。

《华盛顿时报》 乔纳森·拉斯特 (Jonathan V. Last)

本书妙趣盎然、见识渊博，行文极其率直，没有好莱坞其他自传里的那种粉饰和吹嘘。

《好莱坞报道者》 戴尔·波洛克 (Dale Pollock)

非常值得一读，生动描述了促成一部电影所要经历的酸甜苦辣。

《Screen》杂志 加里·德雷茨卡 (Gary Dretzka)

令人耳目一新的回忆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好莱坞幕后报道式的传记，深入挖掘了好莱坞真正的组成部分。

《Library Journal》 理查德·格雷夫斯 (Richard W. Grefath)

下面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不认为有任何人都够忠实地再现电影业的历史。但这些年来，迈克·麦德沃为电影行业作出了广泛而卓越的贡献。他不曾踌躇迟疑过，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我们都曾受惠于他。

马龙·白兰度

迈克·麦德沃是一个真正热爱电影的人。这一点使他卓尔不凡，他所做的任何事都能获得成功：经纪人、制片公司主管、制片人。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芭芭拉·史翠珊

迈克·麦德沃在那群态度强硬的制片公司主管里显得尤其珍贵。他既能忠实于自己的直觉，也能支持人们的创造力。他总是很关心自己在做的事。他是个好人。

西恩·潘

迈克·麦德沃总是知道哪里能找到蒙尘之珠。这是好莱坞内部人士写的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制片人 戴维·派蒙特 (David Permut)

迈克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拥有这一领域的精神密钥。他知道电影业是如何运作的，他还能汇聚一帮怪才。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联合制片人/剧本合著人、

迈克·麦德沃的前大学室友 马克·诺曼 (Mark No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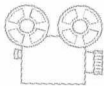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曾长期旅居美国硅谷做相关研究。硅谷地处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湾区，是众所周知的世界高科技中心，距离世界电影业中心洛杉矶并不遥远，坐飞机也只需一个小时。从小就爱看电影的我总感觉成了好莱坞的邻居。应好莱坞友人的邀请，我常常利用周末的时间赶到洛杉矶去参加新片首映式。其实，旧金山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电影在这里也都有很多呈现，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里除了满脑子的高科技外，就是电影了。

2000 年回国以后，我发现国内观众的电影资讯尽管十分丰富，但是总缺少第一手的信息渠道，视野不够开阔与多元。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在电影局和电影频道领导的支持下，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在电影频道创办了一档《世界电影之旅》栏目。我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中国传播面最大的媒介平台，向中国观众介绍外面精彩多样的电影世界，也希望通过节目的制作，让世界电影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电影。

在近十年的拍摄中，我渐渐从好莱坞的邻居，变成了好莱坞乃至世界电影产业的一名近距离观察者。我和我的团队接触了数百位世界影坛的大人物，我觉得本书的作者、后来也成为我十分尊敬和亲密的朋友——迈克·麦德沃先生，堪称好莱坞这个世界电影产业最完善和最成熟的体系中的佼佼者。

在迈克身上，我看到了激情与梦想的实现。在他长达四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始终保持着对一部好电影的艺术追求，而且在漫长的



岁月中，他也在不断应对政治、法律、技术、文化等因素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不过，他最终的目的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要促使那些激动人心的电影出现。

今天的好莱坞面临着金融危机、技术革命等冲击与挑战，而中国电影产业在各式各样的挑战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这历史变迁的拐点，我相信广大电影爱好者、电影工作者以及学习电影、研究电影的人们，都将通过阅读本书而获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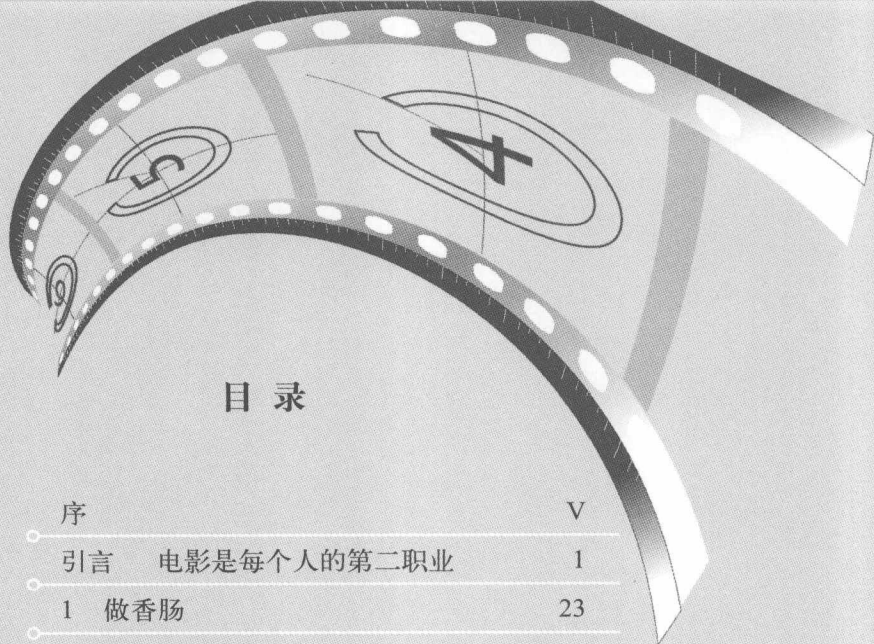
我相信，中国读者们在阅读迈克的精彩人生时，也会看到好莱坞的沧桑变迁，更可能从中获得应对未来困境的思路。

迈克出生在中国上海，对中国非常有感情。他常常向我提起，没有中国人民的庇护，就没有他全家人的今天。这本书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也算完成了迈克全家人的夙愿。

沈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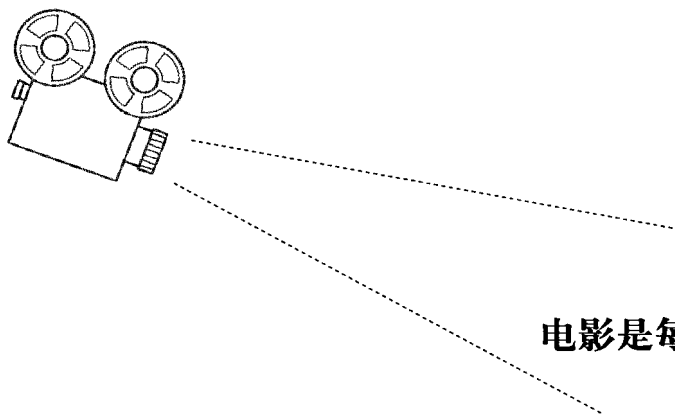
2010年3月1日

* 沈健：闪亮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CCTV-6《世界电影之旅》栏目制片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电影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目 录

序	V
引言 电影是每个人的第二职业	1
1 做香肠	23
2 疯人院里的疯子们	42
3 丛林中的狂人	72
4 吉普赛人、流浪者和作者导演	85
5 当会计师管理制片公司	100
6 你无法达成交易	110
7 委员会决议电影	124
8 广告与香槟	138
9 找到牛肉	154
10 猎户座的星群	161
11 好莱坞的梅蒂奇家族	193
12 手握大把钞票	212
13 虎克船长与巴格西接管我的生活	226
14 鱼要腐烂头先臭	245
15 好莱坞特区	265
16 消化核心之事	270
17 凤凰腾飞	285
18 细细的红线	304
19 浴血生还	320
结语 第七个拐点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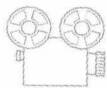
引言 电影是每个人的第二职业

1999年秋天，娱乐纠纷律师彼得·德科姆在一家美国实验影院向朱迪·福斯特献殷勤，却把我搞得很窘。寒暄之后，他把我引见给朱迪·福斯特，并介绍说我是他的联席主席。他说道：“迈克在写书呢。你拿一万美元出来，他就不在书里写你的事儿了。”众人哄堂大笑，只有我显得战战兢兢。

我从未想过将我关于好莱坞的回忆尽数写出，把回忆录搞得像一本八卦专栏合集。我也不甚喜欢那种为了抬高作者身价而自我吹嘘的著作。我喜欢马克·吐温关于撰写自传的说法：“自传在所有书中是最具真实性的，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对事实进行了删减，但仍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对事实的平铺直叙，这些叙述蕴藏在字里行间，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事实真相（这也是我自己强调的）。”这便是我为何会去寻找那些出现在我职业生涯各个关键时刻的人们，与他们交流，挖掘我这一路走来或许错失的那一部分真相。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沉溺于往事之中正是他步入衰老的危险标志之一，所以我不会如此，我更愿意设法从回忆中学到一些东西，这在电影行业并非易事，因为事物瞬息万变。尽管如此，同事们多年来一直劝我要保持高姿态，站出来把我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这样我将“更有价值”。然而，究竟何为价值，何等人士更有价值，我都毫无头绪。

不过，在一次心脏手术过后，我对生活的态度大为改观，其中包括放弃我



对雪茄的无限热爱，我还有点想去做一名历史教师。我决定撰写这本书，利用我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记录下过去 40 年间电影行业出现的重大变革，披露一些电影筹划制作完成的秘密，并将荣誉献给那些理应在第一时间享有的人们，而且，我也自私地希望能让我这场人生之旅变得更有意义。不过，与其说这本书是在总结我的人生，不如说是在回顾电影行业过去 40 年中所走过的坎坷路程，以及我是如何乐此不疲地在这条路上颠簸起伏。无论如何，与 40 年前相比，如今的电影制作到市场推广这一过程将更有启示性，那么现今的电影制作要比 40 年前汲取更多。

今天，大多数电影制作人一生中会制作 12~15 部电影，而最多产的演员可能会参演 30 部电影。作为一家制片公司的主管，我所经手的影片或许是他们的 10 倍。尽管其中一些影片我几乎没有插手，它们是我的各级主管辛苦工作的成果。不过，我对这些影片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我将创意提交给制片公司，并密切参与将创意转化为银幕形象的各个步骤。在我参与制作的 300 多部影片中，我敢说约有 100 部是真正优秀的作品，其中包括 8 部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 17 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提名。另有 100 多部我需要在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周日午后独自观赏。此外，还有 100 部因为其创意的优秀，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努力思考如何将它们搬上银幕。

在好莱坞，这的确算是个不错的纪录。但是，更好的还在后面。



淡入：上海，1940 年。我，莫里斯·迈克·麦德沃出生，父母分别为迈克尔·麦德沃和多拉·麦德沃。

在我七岁之前，我们全家生活在中国。我父亲幼时从俄国逃到上海避难。1947 年，他知道又要再次搬家了。我母亲出生在中国的满洲里，是 15 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中国快解放时，我父亲卖掉了所有家具和他珍贵的普利茅斯牌汽车，率领全家登上了一艘德国轮船。

我人生中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苏联反纳粹的战时宣传片。有一个画面



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一个女人，她双手举着手榴弹跳到一辆坦克下面，与敌人同归于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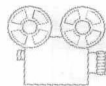
英雄主义是一种强烈的快感，不过即便只有六岁，我也明白我不希望自己的母亲像宣传片中的女人那样做。

我曾亲眼目睹电影业几经变迁，直到我坐下来反省自己入行 36 年来的所作所为之前，我都无法完全理解个中滋味。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代理人时，我为自己开辟出了一片小天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几乎所有热门的年轻导演都曾是我的客户，这些人在当时掀起了一场富有开创性的革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约翰·米利厄斯、泰伦斯·马利克、菲利普·考夫曼、蒙特·赫尔曼、乔治·卢卡斯、海尔·艾什比和弗朗西斯·科波拉。这些调皮捣蛋的美国导演们创造出了一种电影风格、一份时至今日仍在指引好莱坞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

随后我在联艺电影公司（United Artists）供职，我希望在那里与新一代电影工作者们合作拍片。联艺是一家倡导电影制作者们冲破桎梏、自由创作，并且公平分配利润的公司。我在联艺工作的四年中，这家公司连续三年先后凭借《洛奇》、《飞越疯人院》和《安妮·霍尔》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四年之中有两年票房位居所有电影公司之首。我们还制作了弗朗西斯·科波拉饱受争议的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以及马丁·斯科塞斯的《愤怒的公牛》，后者被一个全国性影评团体推选为 80 年代最优秀的影片之一。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企业集团购买电影公司以支持其资产负债表的时代。以联艺为例，它的购买者是保险业巨头泛美公司，这次交易的结果代价不菲，我的四位同事和我决定集体请辞，以摆脱大公司的压榨。

我和合伙人离开联艺后成立了猎户座影业公司（Orion Pictures Company），有四年光景我们是躲在华纳的保护伞下。猎户座是当时首批实行全程资金支持、自主创作的制片公司之一，它的发行渠道是华纳这家影业巨擘。今天，几乎每家制片公司在运行中都会参照我们与华纳签订的协议中的几条行事。之后我们脱离了华纳，将猎户座重新定位为一家上市公司。在接下来的八年之中，猎户座对那些在其他制片公司碰壁的公司予以支持。在那个电影只有基于高概



念广告文案才能被卖出的年代里，我们转而制作那些发人深省的影片，其中包括《野战排》和《莫扎特传》。我们结成了一支充满创造力的团队，网罗了许多像凯文·科斯特纳、朱迪·福斯特、伍迪·艾伦、吉恩·哈克曼、西恩·潘、米洛斯·福尔曼、乔纳森·德梅和苏珊·瑟德曼这样的天才。我们给予猎户座大家庭的这些成员们机会，让他们在电影中施展各自独一无二的才华，这在其他制片公司是无法实现的。

我离开猎户座就任三星影业公司主席时，三星刚刚被索尼收购，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文化战争的零点地带：（按照推测）日本人就要接管好莱坞了。索尼决定雇用富有雄心壮志的制片人彼得·古柏和乔恩·彼得斯管理三星影业公司，在业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他们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我令三星运作良好。我在三星共事的是一批通常被媒体称为超级大腕的人物：沃伦·比蒂、斯皮尔伯格、史泰龙、汤姆·汉克斯、达斯汀·霍夫曼、罗宾·威廉斯、朱莉娅·罗伯茨、罗伯特·德尼罗、莎朗·斯通、迈克尔·道格拉斯、丹尼·迪维图、梅格·瑞恩和丹泽尔·华盛顿。不过，时至今日，我仍认为我在三星的最高成绩是投拍了第一部关于艾滋病的主流电影《费城故事》，而艾滋病在当时（和现在）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话题。

四年之后，我和彼得·古柏之间的一场良性冲突结束了我在三星的任期，我决定再次重温自己在联艺和猎户座的岁月。我希望能够在一种秩序井然的环境中制作具有思想性、挑战性的电影，于是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凤凰影业，并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主宰自己的命运。随着凤凰影业第一部影片《性书大亨》的上映，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场论战的中心，人们围绕着这部电影的主题到底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是一名色情作品发行人的生平而争论不休，这场论战从报纸的娱乐版跳到了社论版。我还投资了20年前的老客户泰伦斯·马利克的一部大片，那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名叫“细细的红线”。尽管《细细的红线》与获得巨大成功的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同年上映，但它证明了艺术始终都会获得回报：它获得了七项奥斯卡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奖的提名。

日前，我投拍了一部关于人类克隆的超级大片《第六日》，由阿诺德·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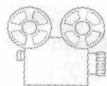
瓦辛格主演。这是我第一部署名为制片人的影片——我一直觉得如果你站在一个提供资金的位置上，就不要再署名为制片人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一些我最为珍爱和个性化的项目，比如《谍海风云》，还没上映呢。



好莱坞是一个自我本位的世界，每个人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成为自负的牺牲品。电影业制造出的名人远远多于其他行业，渴望追求短暂的荣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名望就像快餐一样：在今天这样一个出口无数产品的世界中，想要一时风光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他们尚未理解名望的意义时，风光就已经结束了。当 20 世纪 60 年代我的事业刚起步时，媒体对制片人鲜少关注，新闻界唯一关心的只有电影明星。随着戴维·伯格elman 伪造签字的丑闻传出，一切都在 1978 年发生了改变，这成了好莱坞的水门事件和戴维·麦克林蒂克的作品《大曝光》的主题。现在，美国至少有三档晚间节目聚焦娱乐业，还有许多周刊和月刊也是如此。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从不自吹自擂的制片人，可惜我无法做到。我喜欢我做的事情，我也喜欢谈论它。

我曾站在三个独一无二的局内人角度来观察电影业：我起步于经纪人行业；我曾管理联艺和创立猎户座的成员之一；我还曾就任三星影业公司主席。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巨大创造力引起电影业动荡的时期。最近，我开了自己的公司，这让我与自己制片的电影备感亲近。作为一名经纪人、一位制片人、一个“开绿灯者”，我与那些最才华横溢的人们一起共事，在我们这行，这样的人才层出不穷。人们常常向我询问《飞越疯人院》、《野战排》和《沉默的羔羊》这类奥斯卡获奖影片和票房冠军。不过一些没有获得奥斯卡奖，票房总额也没有上亿美元的影片的价值要更大一些，比如《归来》、《愤怒的公牛》、《霹雳上校》、《密西西比在燃烧》、《阔少爷》、《费城故事》、《性书大亨》、《细细的红线》等。这些电影领导了潮流，开创了进程，冲破了樊篱，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另外，还有 100 部实在毫无价值的影片，拍摄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像《福尔摩斯外传》、《另一个你》、《彩虹之下》等。这些电影通常都是跟风拍



摄的，它们常常为制片公司老板帮倒忙，反而不如设法制作一些原创作品，尽管原创要更艰苦一些，但价值也更大一些。

近些年来，一些制片公司经理和电影制作人因为号准了时代精神的脉搏而大获成功。这是很棒的，我自己也曾如此几番折桂。不过我常常对大热的事物心存怀疑，你没准就会因为尝试效仿上个月或者去年大获好评的影片而遭到批评。

最好的作品总是出自最具原创性的创意：我曾有份参与制作过八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第一部是1973年的《骗中骗》，最后一部是1991年的《沉默的羔羊》。这八部影片的成功都可以归结为威廉·高曼常为人引用的、颇有几分精准的言论：“没有人无所不知。”

70年代我参与的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有四部。首先是《骗中骗》，这部电影是我做经纪人时协助筹划成片的，它的编剧是一个从电影学校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前从未有作品被搬上银幕。《飞越疯人院》是我们四年内对奥斯卡三连击的第一部，当时我是联艺制作部的负责人，这部电影在13年内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与驳回。接着是《洛奇》，它的作者是一名称做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无名之辈，他出于个人喜好完成了这部剧本，它之所以能被拍成电影，部分是因为制片人同意以130万美元这样的低成本来制作，并与《纽约，纽约》这部我们认定大卖的作品实行利润分摊。《安妮·霍尔》则是伍迪·艾伦智慧的结晶，实际上它是一名电影制作人的独角戏。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在摄影棚内制作完成，再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去创作下一部。它们都是奥斯卡最佳影片中的非凡之作。

80年代，我在联艺的资深同事和我一起组建了猎户座影业公司，猎户座制作的影片有四部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第一部便是《莫扎特传》，该片是一部关于莫扎特的古装剧，拍摄于MTV大行其道之时。《野战排》是奥利弗·斯通的一部关于越战的极端个人主义作品，它的剧本在制片人手中传来传去，最终在一个名为约翰·戴利的制片人手中筹划成片。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对这部电影心存怀疑，认为关于越战的电影一定会完蛋。尽管我们在联艺时曾制作了两部以越战为主题的重量级影片——《现代启示录》和《归来》，但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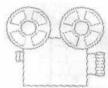
起之秀《野战排》成了越战电影的典范。

这八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中的最后两部是在 90 年代拍摄的，讽刺的是，当时猎户座正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况。即使如此，《与狼共舞》还是拿了奖。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部长达三小时的西部片是好莱坞新领袖凯文·科斯特纳的任性之作。在制作期间，出于对臭名昭著的耗资巨大的影片《天堂之门》的指涉，讽刺挖苦者们曾将这部片子命名为“凯文之门”。第八部最佳影片是描写食人恶魔的《沉默的羔羊》。这部电影是冒着过于暴力的危险投拍的，由于它太过血腥，曾买下本片拍摄权的吉恩·哈克曼一度同意与我们分担制作成本，但在对剧本吹毛求疵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并再度将其出售。乔纳森·德梅接手执导本片，由朱迪·福斯特和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它成为一部商业巨作，开创了类型电影的新天地，也是我参与的第三部赢得五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剧本奖，它最后还引出了一部成功的续集《汉尼拔》。



我父母的目标是我们的家庭能迁居美国，然而在我们离开上海之前，他们并未获得签证。像其他许多移民一样，我和我的家庭将美国设想为一个机会遍地、勤劳致富的国度。当我们抵达南非时，父亲得知我们的护照已经到了上海。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再回去了，所以父母决定前往智利，因为在那里申请成为政治难民较为容易。我们等了十年才拿到第二张签证，那一时期我对美国的了解仅仅来自它的电影。

第一次有一部影片横扫奥斯卡五项大奖时，我还没出生呢。那是 1934 年，获奖影片是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不过第二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正列位于嘉宾席，庆祝我做制片公司主管后负责的第一部影片，也就是 1975 年的《飞越疯人院》，它被公认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之作。第三次将五项奥斯卡奖颁给一部影片发生在 1991 年，获奖的是《沉默的羔羊》。我还是坐在嘉



宴席上，不过这次我坐在一位沮丧的制片公司主管身旁，他正殚精竭虑地推广另一部我筹划拍摄的影片《巴格西》。当《沉默的羔羊》连连获奖时，我记得自己坐在位子上，真正理解了生活中的机缘与讽刺。

《巴格西》是我在三星影业制作的第一批影片之一，它击败了《沉默的羔羊》，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奖，而这个奖项常常被视为荣获奥斯卡奖的先兆。它获得了十项奥斯卡提名，比《沉默的羔羊》还多五项。沃伦·比蒂督促我们为《巴格西》推广营销，当时我与三星的母公司索尼影业的主席彼得·古柏之间产生了裂痕。如果《巴格西》获奖，或许能让它在它上映之后继起发生的所有龃龉中寻求一丝辩护的权利，不过嘲讽的神明或许觉得让小羔羊获奖更有意思一些。

嘲讽的神明掌握了好莱坞太多的生杀大权。



我在智利一所英语学校就读，不过我花费了太多时间在黑暗的屋子里看电影。每个周六，我都会去一家坐落在市中心广场上的土坯砖房剧院看日场电影，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它使我窥见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斑，点燃了我孩童时代的幻想。作为一个孩子，我就是罗宾逊，是鲍嘉，是银幕上出现的每一个人。尽管我从未想过要在电影界工作，但我总是梦想着与约翰·韦恩并肩在牧场上驰骋，与埃罗尔·弗林一起称霸海面，亲吻伊丽莎白·泰勒的脸颊，这一切都可以发生在一分钟之内。在电影中，我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愿尽情地做着白日梦，看看我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危难之前会有多恐惧。如今，我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一部我曾参与筹划拍摄的电影正在播放。

电影业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理性的行业了。

如今，所有主要制片公司和大多数小型制片公司都为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迪斯尼、时代华纳这样具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传媒集团所有。在上个世纪之交好莱坞得以成型时，它的管理权还在演艺圈人士手中。当时制片公